编者按

所谓“老漂族”,也就是为了支持儿女事业或照顾第三代而离乡背井,放弃了老家安逸的生活,来到子女工作的大城市的老年人。其中不少老人出现适应难、交际圈子狭小、身边无人可诉心里话等问题,当然,也不乏部分老人适应能力较强,较好地融入了城市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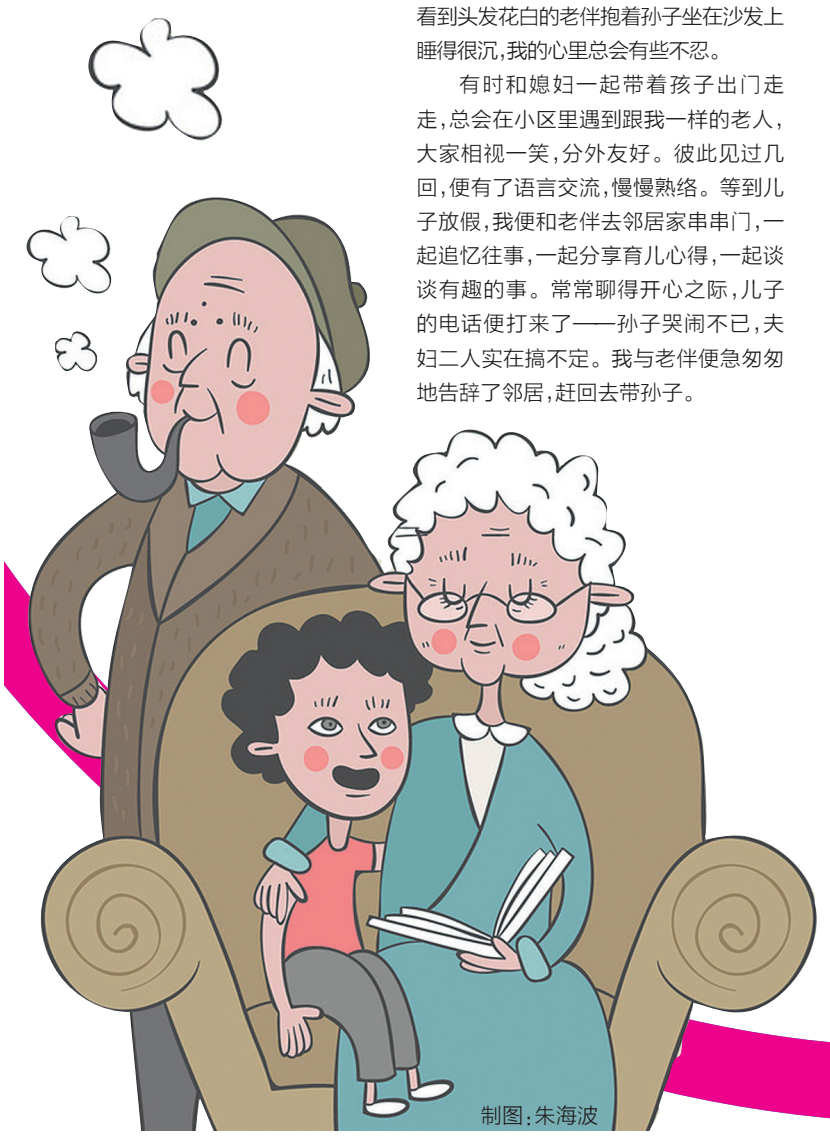
九九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,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“老漂族”身上,给他们多一些关注和爱吧!

我和老伴的七年“深漂”路

■口述者:凤姨,女,67岁

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我们,被称为“垮掉的一代”,但是,我们却努力撑起了太多的希望和美好未来。直到退休几年后,本该继续安享晚年的我和老伴,最终还是在儿子和儿媳的几番邀请下来到深圳龙岗,开始了老漂族的别样生活。

从媳妇生老大,到如今生下老二,我们夫妇已经在龙岗生活了近7年。我不知道人生还有多少个7年,但我所经历的这7年是特别有意义的。



制图:朱海波

初来乍到

进入了快节奏生活

2011年夏天,儿子请了假,驱车到湖南耒阳把我和老伴接来龙岗。我们收拾了一大堆吃的穿的用的,差点装满一车。虽然之前也去龙岗短暂生活过,但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龙岗定居。告别家乡的时候,左邻右舍都把深圳的同乡联系方式——告知,但我心里还是涌起了很多复杂的思绪。

到了龙岗,媳妇即将临盆,我和老伴马不停蹄地忙了起来。先是搞大扫除,然后摸清方圆两公里的市场和超市分布情况、物品性价比等,最后就是买菜做饭、准备婴儿用品,日复一日好好照顾媳妇。待孙子出生,我和老伴分工合作,我带娃,他买菜;他带娃,我做饭。孩子爱哭,为了不影响儿子睡眠、减轻媳妇压力,我和老伴一个睡前半夜、一个睡后半夜。有时候早上起来了,看到头发花白的老伴抱着孙子坐在沙发上睡得很沉,我的心里总会有些不忍。

有时和媳妇一起带着孩子出门走走,总会在小区里遇到跟我一样的老人,大家相视一笑,分外友好。彼此见过几回,便有了语言交流,慢慢熟络。等到儿子放假,我便和老伴去邻居家串串门,一起追忆往事,一起分享育儿心得,一起谈谈有趣的事。常常聊得开心之际,儿子的电话便打来了——孙子哭闹不已,夫妇二人实在搞不定。我与老伴便急匆匆地告辞了邻居,赶回去带孙子。

梦醒时分

多怀念曾经的快乐

即便日子繁忙,也有空闲的片刻。半夜梦醒,我总会想啊,如果在家乡多好,到处都是熟悉的亲戚朋友,串门聊天吃饭,相约一起玩,日子既轻松热闹又简单快活。

给家乡的亲友打电话,他们羡慕我到了大城市,我也不能说新生活无聊,往往三言两语之后便挂了电话。偶尔有人问起是否去找了深圳的老乡,我只好说:“要带孙子呢!等孙子大点儿再说吧!”

终于,孙子进了幼儿园。周末节假,孙子有爹妈带着到处玩,我和老伴也开始呼朋唤友了。不过,在深圳这边的同乡处境大多一样,各有各的事情要做,相聚并不容易。每每聊天,大家总有太多的苦水要吐:媳妇或女婿不好相处、儿子或女儿太懒、孙儿调皮捣蛋、身边没有要好的朋友、深圳那么多娱乐活动自己却没有时间参加……

每一次聚会,都是一次吐苦水大会。有一段时间,我也生出了迷茫:我的晚年生活就这么一锤定音了吗?

“老漂族”之我见

●我身边有不少老人(包括我的婆婆和妈妈),都认为带孙子是自己的责任,每次我都会有所反驳——那是恩施而非责任。“一代管一代”的谚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,如果老人自愿“漂来”帮我们带小孩,我们应该心存感恩。即便他们不愿意,我们也应该充分理解和支持。 (荣馨儿)

●很多老漂族都缺乏归属感,心中满是孤独感。我身边有位好姐妹,女儿前年生了宝宝,她很及时地全身心投入了老漂族的行列。她说她很想家,身在曹营心在汉,孤独感剧增,每天等宝宝睡了就开视频找我们聊天,谈吐间流露出许多无奈。她大城市里住着,老伴却留在农村照顾双亲,还要在附近工地打工挣钱补贴家用,还总想在经济上帮帮女儿,哎!可怜天下父母心啊! (徐爱伏)

成功适应

异乡生活也还不错

与同乡小爱相逢是在2015年。她比我小几岁,平时很少联系,也没见她参加过聚会,我甚至难以回想起她的样子。那年春节,儿子一家陪我们回老家过年,小爱一家凑巧也回了,两家人便聚了聚。

跟憔悴苍老的我们不同,小爱依然活得很漂亮——她施了点脂粉,抹了口红,还做了眉毛。小爱拿着智能手机的美颜相机软件给我们拍照,瞬间就年轻了十岁。她还给我们看了她在深圳拍的各种照片,有唱歌跳舞的,有观看演出的,,有做义工的,有下厨做饭的,还有一家五口其乐融融的……她说,丈夫去世之后,她在深圳度过了一段非常痛苦绝望的日子。后来,她在女儿、女婿的帮助下终于渐渐走了出来,不仅带外孙和外孙女,还开了个小店,门面不大,生意倒也不错。

生活从来不缺少痛苦,也不缺乏快乐。重要的是,我们如何去面对。小爱的经历让我醍醐灌顶,我也开始寻找让自己快乐的事。而且,儿子也从小爱的故事中受到了启发,回到龙岗后,我们聊了很多。儿子说,长那么大,从来不清楚父母的喜好,也不知道父母的适应能力很差,更不了解父母心中的落寞,他很对不起我们。

儿子找到了爱下棋的同事父亲,让我老伴重拾爱好;我加入了附近的广场舞队伍,天气好的夜里总会跳个尽兴。周末节假,我们一大家总会一起爬山、去海边戏水、去景区游玩。这一回,我和老伴终于成功适应了老漂族的生活。

如今,媳妇生下了老二。照顾媳妇、带孩子虽然不轻松,但我和老伴的兴趣爱好也未中断。这样的生活,其实也挺充实幸福——我们之所以来龙岗,正是因为我们爱儿子并爱他所爱,只要大家都快乐就已足够。 撰文:月白